

故园一棵树

田中禾 著

年坎坷曲折的经历只如读了一篇小说。姐姐怎么样了？
哥怎么明年就该退出他热爱的事业舞台？二哥的梦连一
明智慧连一点也没拿出就变得如此庸愤？

妈妈，在梦中，她还很年轻。声音仍然那么洪亮

捷，弯下腰说：「来！我背着。」我想告诉她：「

那本书，现在写好了，明年就能印出来。」说这本书

亲同我躺在院里的席子上，看着天上的月亮。后来，多

我总说：「书写出来就有钱了。」母亲从来没有怀疑过，可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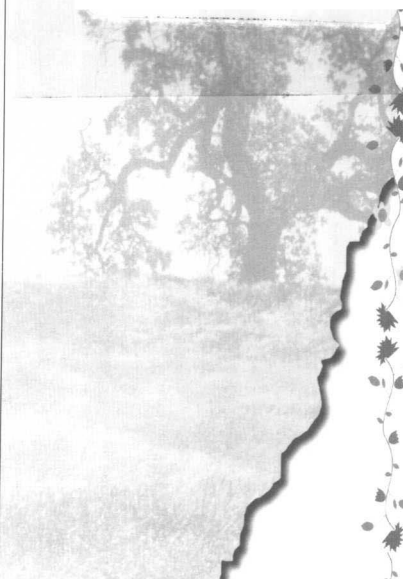


海燕出版社

忆
语体文丛

故园一棵树

田中禾 著



海燕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故园一棵树/田中禾著. —郑州:海燕出版社,
2001.3
(忆语体文丛/耿占春主编)
ISBN 7-5350-2019-4

I.故… II.田… III.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11964 号

海燕出版社出版发行

河南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

河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2001 年 3 月第 1 版 2001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9.5

字数:168 千字 印数:1—6 000 册

定价:12.50 元

◎耿占春

复现与虚构

——引题《故园一棵树》

处在田中禾忆语世界中心的永远是母亲。田中禾的许多小说,包括他最重要的长篇《匪首》里都有一个仁爱而智慧的母亲形象。这一形象所体现的生活世界,以及她对世人的仁爱之心、对人世的明达的智慧,可以视为(姑且如此说)中国文化之母的化身。她的智慧与仁爱都是一个中国母亲所特有的。田中禾回忆母亲的随笔,证实了一种猜想。他在小说中对这一形象的描绘有着如此切身的经验。而与田中禾打交道,也

可以发现他身上一个男孩的气质,而且是一个自信的、有点骄傲的意气风发的少年。心中的母亲、梦中的母亲,这是田中禾历坎坷而不改少年初衷的秘密。这是他身上让年轻的异性仍然感到心动的因素。我猜想,他身上的这个永远存在的骄傲的少年气质正是母亲的培育与永恒的馈赠。没有这位母亲的宠爱、关切,就没有这种贯彻一生的少年气质。可以说,母亲的这份东方母性特有的坚毅与智慧,给了田中禾洞察人世、练达的心态,而母亲的那么一种仁爱与隐忍,又给了他一种虽能看破世事又永葆一丝童心,甚至一种坚持不看破红尘的爱的能力。仅仅看破世界而不同时又爱上这个世界的人是很难写出真正动人的文学作品的。

田中禾写在这里的忆语不仅在回忆着母亲,也在母亲的仁爱与智慧之光里追忆着人生、描绘着世界。这是一位在苦难中充满人生意趣的母亲。无论生活于何种境地,都难以让这位母亲不怀有希望、不怀着骄傲。这一份永远不败的希望、仁爱与骄傲构成了她宽宏的母性。围绕着苍茫人世间光芒一样的母亲,田中禾追怀着父辈的世界和更为久远的祖辈的世界。忆语既是对往昔岁月的一种复现的冲动,又是对消失了的往昔与现时关系的一种虚构。所有这些都可以凝聚到一个形象、一个名字和某一时刻里,也可以由此展现。故而田中禾可以依据母亲的只言片语、时代的朦胧影像回忆自己的“出世记”,依据姐姐的遗物的气氛唤醒

对“十七岁的大姐”的追怀,以及“一九四四年的枣和谷子”。母亲的仁爱与智慧,母亲不败的希望与骄傲构成了这一往昔世界的基调。她甚至影响了田中禾回忆往事的方式。“十七岁的大姐”拒绝了过于现实的婚姻抑郁而终,不是因为别的,只是这诚实无欺的婚姻将可能葬送她十七岁的希望与骄傲。对此,对林黛玉一样水做的女子特有的纯洁、娇弱、生命的骄傲,使年近花甲的田中禾仍然慨叹道:成年世故的大姐是不可想象的,“如果她活着,她还是十七岁。怎么可以想象她不再是纯洁的少女,不再如我心中那样清纯俊美?”偶遇已经垂老的大姐的未婚夫或看到与大姐同龄但已体态臃肿的女教师,“我因而暗暗庆幸大姐没有活着,没读师范,没到我们学校来教书”。

而今对于回忆中的田中禾来说,似乎可怕的不再是死亡,而是失去希望、骄傲、青春与惟美的存活。可怕的不是失去生命,而是失去生命的那份清纯与惟美的意趣——“我因此而大姐心存欣慰和羡慕。她领略了人世的繁华与纷乱,享受了比我们更多的爱和牵挂,又保持着永远的青春,一个永远纯洁、完美的少女,不受尘世罪恶的浸染。父亲、母亲去世后,她依然是他们溺爱的女儿,会继续得到他们的宠爱,成为他们在那个世界的安慰和快乐。”他没有指责什么,也没有控诉封建婚姻制度。没有。他唱的是一个时代的挽歌,深含赞美的人世哀歌。

这似乎仍是一个惟美的少年所想，一个不谙世事的宝玉式的骄傲少年所写。然而这一切又是一个历经人生沧桑的人所怀有的深情与安慰，这种安慰里含有比纯粹的苦难更多的仁爱与悲哀的智慧。如果人总是要死的，如果人留下的终不过是一丝念想与回忆，田中禾就是对的。“惟美者”的人生有更多的悲苦，也怀有更多的希望与骄傲。惟有在忆语中，田中禾才能从十七岁的姐姐的生命中得到永久的安慰，但同样在忆语中，才有永远的叹息：

“妈妈，在梦中，她还很年轻。声音仍然那么洪亮，走路仍然那么健捷，弯下腰说：‘来！我背着。’我想告诉她：‘三十年前咱俩说过的那本书，现在写好了，明年就能印出来。’说这本书的时候是夏天，母亲同我躺在院里的席子上，看着天上的月亮。后来，多少次非常贫困，我总说：‘书写出来就有钱了。’母亲从来没有怀疑过。可是，我总也没有能用自己写书的钱孝敬她。永远不能了。”

母亲得到的是被念想、被回忆。往昔难以复现，意义需要被反复虚构。对于田中禾来说，把回忆的片断组织成另一种存在，转变为一种忆语，转化为一种文字，在经验上失去的事物开始在“创造”或写作的意义上获得生命。他既如同一名少年那样写作，享受着发现美好事物的乐趣，又如同饱经忧患的老人，从未忘记美好事物真正的悲哀。

失去了
情和感
糊，「她在
分，母亲
傲着，
楼。一好
直没来及。事实上
生的人一样事情那
至今我仍觉得是一个刚



田中禾，1941年生
于河南省唐河县。河南
省作家协会主席，河南
省文联副主席。著有长
篇小说《匪首》，小说集
《月亮走，我也走》、《印
象》、《轰炸》、《田中禾
小说自选集》，长诗《仙
丹花》等。《五月》曾获
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
作品以英、日、阿拉伯
语译介国外。

丛书主编：耿占春

目 录

■ 梦中的妈妈

母亲三章	3
梦中的妈妈	11
故园一棵树	19
母亲和年	22
母亲的歌谣父亲的山	25
春天的思念	2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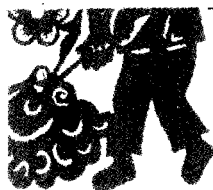
■ 我家的故事

外祖父的棺材和外祖母的驴子	35
出世记	63
十七岁的大姐	89
• 一九四四年的枣和谷子	119
张二嫂和她的孩子们	150
印象	181

■ 花儿与少年

长大以后.....	257
一个孩子对一个老人的记忆	261
花儿与少年以及春天	266
我心中的泗洲塔	270
青春之梦	274
浪漫之旅	283

■ 后记	296
------------	-----



梦中的妈妈

母亲三章

河 的 记 忆

我几乎记不得父亲。我只记得一具乌黑的庞大的棺材，被许多人抬上牛车，大哥肩上扛着一支白花花的

很好看然而又很令人害怕的幡杆。我记得在我常常玩耍的小楼上大箩大箩地堆着油馍,吃得人人反胃。还有熏得呛不过气来的烧纸的浓烟,震耳的鞭炮声,和人人头顶上缠着的白布。

好长好长一段时间,我坐在柜台里,看妈妈忙忙碌碌卖货。她脸上总是带着微笑,同乡下人很谈得来。有人抚着我的头问:“你爹呢?”我说:“装进一个大盒子,让车拉走了。”母亲望着我,凄然地笑。

天不亮,母亲就从我身边消失,那时候被窝正暖和呢。我睁开惺忪的眼睛,看母亲把灯碗里的灯草挑亮,窸窸窣窣扣上老蓝布褂子的布扣,戴上黑风帽。——我喜欢那风帽,披在肩上,下巴处有两个布扣子,母亲的脸色被镶成鸭蛋形,很庄重,很威严。“好好睡,我上码头。”母亲咳着,吹灭灯,堂屋门发出吱嘎的响声,脚步在院里砖地上蹀躞。

后来我心里躁动起一个念头,在母亲脚步声消失后,就偷偷起床,赶到码头,跟在母亲身后。

那时辰,天上星还在明亮地闪烁,通向西河码头的长长的街筒黑乌乌一片,商号的门廊里点着灯笼。人影幢幢,连说话声音也像唧唧啾啾的梦呓。石砌的埠头湿漉漉地伸进河下,通向一个幽冥的世界。河上晨雾弥漫,茫茫一片。灯笼,人影,船桅,呼喊的号子声,沿埠头抬上来的笨重的货物,这一切构成一个浑厚神秘的画面。

母亲就站在那黝黑的河岸上，河风冷凛地吹过来，吹动她的衣角。她又瘦又高，像一条影子。

我钻在母亲腋下，捉过她冰凉的手，贴在嘴唇上。

“你怎么来了？”她说，揽紧我，“别乱跑。”

母亲并不急着上前买货，她绕前绕后，看着，同熟人打着招呼，然后靠在货栈柱子上，同行里人搞生意。

不知什么时候，天忽然亮了。码头上的一切好像突然从一团乌云里钻出来，清晰地明艳地出现在早晨的阳光下。于是，我看见清亮的唐河，蜿蜒着，从天的一头，绕进绿色的丛莽中。我看见密密的桅杆像树林一样高高插在天幕上。拱着舱篷的大船，头挨头浮漾在码头下，船底涌溅起泡沫。我看见窄窄的木板桥，乡下人担着担子，牵着小孩，三三两两从河西走过来。

阳光照在母亲瘦削的面颊上，她的眼睛那样明亮有神，风帽的扣子解开，嘴里哈出雾气。她笑着，从容地领着自己采到的货。

我便永远记住这早晨的河，母亲的河。

母亲的歌

我不知道母亲会唱歌。在我幼小的记忆里，母亲总是忙忙碌碌，宽容而尊严。父亲去世的时候，姐姐十五岁，大哥十三，二哥十岁，我三岁。先是打日本，然后

是“拉锯式”国共内战。简直无法想象,母亲如何支撑着这个家,从一捆鞭杆起家,做起两间铺面的生意,雇了三个伙计,一个女佣,翻盖了五间楼房。在我的记忆里,她总是天不亮起床,深夜才在我身边躺下。夜里醒来,我感到母亲的臂弯是那样温暖,枕着她柔软的热乎乎的肌肉,我觉得世界是这样甜蜜。

然而,我不知道母亲会唱歌。

战争中,伙计都走了,货物转移到乡下。一个小小的院子冷冷清清,异乎寻常地沉静起来。再没有农民来蹲在我家长凳上抽着旱烟同母亲聊天。西城门没有了岗哨,城门楼废圯,生满荒草。到夜里,也没有小伙伴在月光下玩挑老兵、过星星,大牌坊的阴影浓重地落在寂无声息的街筒里。商号的栅板门严严实实关闭着。

那是一个夏末秋初的晚上,月光淡淡洒在窄长的小院,扁豆棚透下筛碎的青光,一缕缕,朦朦胧胧。

母亲坐在堂屋台阶下,我偎在她膝头,枕着她的腿。我记得母亲又长又细的手指抚着我的臂膀,轻轻拍着,让我的心像一湾平静的湖水,在微风里震颤。

突然,有一个声音从我头顶升起。先时含混,然后迅疾回旋,激越,清脆,嘹亮,袅袅地,如烟似雾一样弥散进溶溶的月色里去。

月儿弯弯挂哟——树梢……

我一时惊呆了,有一种不可名状的欢悦涌进心头。

我一动不动伏在母亲怀里，生怕打断她的歌声。

妈妈的手在我身上轻轻地按着拍节，微微颤动着腿。哦，妈妈，她唱起歌是那样婉转，动情，整个身心都沉浸在甜美的愉快里。在那一刻，我才感到母亲是那样年轻，那样充满青春的朝气。在那一刻，我觉得母亲分外温柔，美丽，决不只是柜台上一个精明矜持的女掌柜，我觉得妈妈是这般亲切可爱。

小白菜啦——

黄又黄啦

三生四岁

离了娘啊……

妈妈唱起一支凄婉的歌，我被深深的同情心打动，凝神倾听，关注着歌里那位可怜的小丫头。我觉得，妈妈是在用她的心歌唱。

那夜的月亮似乎也充满怜爱，给人世洒满温情。

此后我再没有听过母亲唱歌。多少个灯下，多少个星光灿烂的夏夜，妈妈娓娓地向我讲大牌坊下的种种逸闻轶事，那是一支更长的歌，直到现在，还流在我心头。

母亲，你知道你的歌给了我多么丰富的一个世界么？哦，母亲的歌！